

云中岳新武侠小说作品集

风云五剑

(台湾)云中岳著

风云五剑

〔台湾〕
李中岳著

(上)

风云五剑

平
岳著

湾

中

花文艺出版社

风云五剑

〔台湾〕
云中岳著

下

风 云 五 剑

(上、中、下册)

(台湾)云中岳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大华印刷厂印刷装订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30 印张 420 千字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7-6484-0193-7

(上、中、下)册定价：53.8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个武林中儿孙们的祖辈复仇的故事。

当时，黑白道旗鼓相当，加之众多中间派，鼎足而三。黑道领导人为独霸武林，不顾江湖道义，设伏回龙绝谷，约期决斗。白道群雄赴约中伏，死伤枕籍，陷于绝境。白道领袖玉狮杨钧，为挽危济困，保全群雄，舍身取义，血溅回龙谷。为避祸及全家，从此骨肉离散，天各一方。

其幼孙杨珀(狂狮杨玉琦)被双绝经穷儒携至人兽绝迹的边荒异域埋首学艺二十载，小有所成，即奔向莽莽江湖，历练寻仇。不料仇家迷离恍惚，已销声匿迹。经无数波折，与亲朋故旧了女菁华、茜茵等携手，号称风云五剑，辗转流连江湖，又获得落魄狂生、毒无常、恨天翁、玉箫客众多宇内高手以及祖婆蓝碧玉、毒龙岛主等传艺、帮助，艺业大进，约于弄清事实真相，仍在回龙谷，除灭了罪魁祸首，仇报恨雪。

全书布局新颖，曲折有致，武打场面火红热烈，爱情缠绵悱恻，水下徒手搏击，空中暗器飞舞，斗力斗智，斗勇斗技，蔚为壮观。读来令人血脉偾张、扼腕顿足，心怦怦然而神往。

目 录

第一章	玄冰绝颠	(1)
第二章	舍身取义	(21)
第三章	火海死谷	(40)
第四章	人海飘零	(59)
第五章	翩翩惊鸿	(76)
第六章	知人知面	(97)
第七章	荒陵夜搏	(115)
第八章	亲朋故旧	(134)
第九章	地窟追逐	(153)
第十章	樊笼飞凤	(173)
第十一章	悠悠往事	(192)
第十二章	不测之约	(212)
第十三章	临危不苟	(227)
第十四章	风云五剑	(251)
第十五章	倏生巨变	(270)
第十六章	直冲重伏	(289)
第十七章	义无反顾	(309)
第十八章	虎穴雄风	(328)
第十九章	视死如归	(348)
第二十章	祸福须臾	(368)
第二十一章	大显神威	(387)
第二十二章	风雨前奏	(406)
第二十三章	一招伤敌	(424)

第二十四章	分道扬镳	(444)
第二十五章	招灾惹祸	(461)
第二十六章	危哉绮乡	(482)
第二十七章	龙廷之会	(501)
第二十八章	浮屠古堡	(519)
第二十九章	夺魄金梭	(538)
第三十 章	慑魂魔音	(556)
第三十一章	群雄萃聚	(574)
第三十二章	初会太清	(593)
第三十三章	独闯虚云	(612)
第三十四章	如虎人魔	(630)
第三十五章	双剑东下	(650)
第三十六章	飞爪欧朋	(669)
第三十七章	废墟艳窟	(686)
第三十八章	梭珠争威	(707)
第三十九章	圣手神医	(726)
第四十 章	小聚天伦	(745)
第四十一章	千里戎机	(764)
第四十二章	怒海余生	(783)
第四十三章	恩怨情仇	(803)
第四十四章	海陆大战	(822)
第四十五章	妙着奇招	(842)
第四十六章	回龙今昔	(862)
第四十七章	魔消障除	(880)
第四十八章	豪情志酬	(899)

第十八章 虎穴雄风

在右面山谷远处，突然传来时隐时扬的怪笑声和凄厉如鬼哭的声浪。可惜这些哭笑声因为相距太远，令这儿的人无法听清，也无法分辨。

后面两个紫衣人，火速褪下紫袍。土丘后，突然跳上三个白衣人，接取他们的罩袍，有一名到了高个儿身后，亲自替他卸袍。

两个矮个儿两下一分，再向前大步而进，“呛啷”一声长剑出鞘，“侧”一声六尺软鞭倏抖。

孤老儿呵呵一笑，撤剑迎上道：“要来的终须要来，轮到我孤老儿应劫了。”他迎向右面那使鞭人。

神剑书生也闪身迎出，哈哈一笑道：“阎王之谷盛会，本书生也应劫一番。”他长剑斜举，一步步向左面扬剑走近的矮个儿迎去。

土丘后紫影一闪，上来一个瘦长个儿，同一式打扮，手上提着一柄长家伙，五尺的沉重双刃斧，他阴森森地说道：“太爷来凑个数，这土丘儿够宽。”

玉琦垂剑迈步，迎上道：“太爷来了，拚百十招玩玩。”

高个子桀桀笑，单手一挥大斧，说道：“太爷利斧刚磨，正好一试你的脖子硬呢，抑或太爷的斧利。桀桀……”

在枭啼也似的笑声中，他挥斧直上。

这刹那间，土丘旁和怪石古木间，纷纷出现了三五十名白衣蒙面人。

姜志中哈哈一笑，举手一挥，菁华四女在土丘之左，姜志中、柏永年、周嵒在右，江湖客和另一位同伴居中，撤兵刃分开列阵，准备一拼。

白衣人并未欺近，只将他们围住，形同监视，也像是替丘上的四名紫衣人押阵。

高个儿紫衣人脱掉罩袍，缓缓撤下腰中长剑，说道：“老不死，你的护身神功火候也精进了许多。”

恨天翁哈哈一笑道：“杂毛，扔掉你那面罩，让我老人家看你变成啥玩意了？藏头缩颈，你算哪门子九大高人之一？”

“老鬼，不用了，反正你知道我知命子今天要取你老命，足矣够矣！”

“哈哈！老杂毛，今天咱们不期而遇，也算得武林佳话，看看这些年来，谁在打瞌睡把功力搁下了。”

知命子徐徐举剑道：“咱们并没有深仇大恨，意气之争也不是咱们这种行将入土的人所应为了。今天，你岔出架梁，犯了武林大忌，死到临头。但为了珍惜你过去的武林名位，贫道愿担承千斤重责，放你一条生路，请汝撤手回头。”

“免了吧！老道。你的盛情者不死的心领，难道你不知我恨天翁的性情？喂！你这家伙怎么不珍惜羽毛，怎么竟会听人驱策，做了人家的走狗？你的主子是谁？能役使你这宇内恶道之人，老不死的倒愿见见，看他是啥玩意？我不信他会有三头六臂。”

知命子正是“乐天知命”的知命子玄丹，一个宇内凶名远播的恶道，功臻化境，玄门罡气称雄武林，而且天不怕地不怕，无恶不作，无所不为，而今竟然甘心掩去面目受人驱策，确也是令人大惑骇异之事。

他已进至一丈之内了，厉声道：“道爷不再和你噜嗦，你走是不走？”

恨天翁大笑道：“走？哈哈！你当老不死的是何等样人？不过，要走也是极为容易的事。”

“怎样容易？”

“你乖乖的滚上山去，让老不死的把他们送上虎口崖，老不死的再走不迟。”

“老匹夫！你该死，敢戏弄贫道。”

“哈哈！你算哈玩意！想当年三次印证，哪一次不是你输招？你神气什么？哦！原来你已找到了主子，所以用主子来压人了，是么？”

知命子恼羞成怒，厉喝一声，长剑一动，罡风倏发，剑气锐啸刺耳，不徐不疾地点出一剑。

“好啊！你的剑术也了不起，已有长足进步哩，杂毛。”恨天翁向左徐闪，讽刺老道。

“老狗接招！”老道怒火千丈，大吼着挥剑一振，这次剑化万道银蛇，罩向恨天翁，捷如迅雷。

恨天翁已无法再躲，也沉喝一声，盘龙拐疾挥，切入剑影之中。

两人都用上了全力，但听一阵殷雷之声绵绵不绝，拐影剑尖在对方全身要害急剧地闪烁、跳动、腾跃，每一招皆是生死一发的凶狠绝着。

只一照面间，两人出招折招各攻十招以上，没有兵刃撞击之声，只有拐风剑气的爆裂声发出，地面的雪花，向外激射，三丈内皆有裂肤碎肉的罡风雪雨，令人无法存身，可见激斗之烈。

这时，行将交手的另三对，也为这场武林罕见的激斗所惊，全部退在一旁凝神观战。

但玉衡心急元真、兆祥之危，只略一停顿便无心再看，虽则他极想观摩两人的绝学。

他突然向提双刃斧的瘦长个儿大喝道：“呔！你也别闲着。”他剑垂左足尖前，斜身急进。

“小狗找死！”紫衣人大吼，“呼呼呼”就是三斧，“吴刚伐桂”、“猛虎踞门”再变“狂风舞雪”，上中下三路全被斧影盖住，三招如一，一气呵成，不仅攻势凌厉，防守之密可说泼水不入，

平常人绝不易避开他这三招，别说还手反击了。这么沉重的巨大双刃斧，在他手中似乎轻如鸿毛，罡风内劲却又发如山洪，确是了得。

玉琦也被他那凶猛的攻袭招势所惊，长剑徐徐轻拂，无法进击，退了一步又一步，找不到机会抢攻。

退到第五步，他突然沉喝一声，左一闪诱斧前冲，右一晃剑芒倏现，等对方挥斧抢攻，他已像鬼唯一般，用幻形步反由左面猱身欺入，一招杀着“银河飞星”出手。

紫衣瘦个儿刚一斧将玉流右边的影子砍倒，突觉左肩一凉，剑气闪电似的迫到，他大吃一惊，向右一挫，急抬斧刃猛托。

“嗤”一声，剑从斧刃上骤然一吐一吞，接着贼人狂叫一声，贴地急退，在三丈外止住退势。他左肩骨裂了一道大缝，左耳轮也掉了一半，鲜血激射，痛得他办牙咧嘴。

贼人的功力，比玉琦高得多，一时大意轻敌，也被诡异绝伦的幻形步所惑，砍倒了虚影，反而挨了一剑，可把他吓了个胆裂魂飞。

玉琦也被双刃斧向上一崩，震得手臂酸麻，剑向上竟将贼人耳轮带走了一半。他也连退四步方行止住，无法乘胜追击。

贼人眼也红了，怎肯甘心？厉叫一声，挥舞着双刃斧狂奔而上。

玉琦对贼人狂风暴雨似的挥斧攻上，毫无所惧，直待贼人奔到切近，方身形倏动。

这次他已抢到主动，贼人形似疯狂，理智全失，挥舞着大斧凶狠地扑来，已不顾自身的空门大开，给予玉琦最佳的进招机会。

他闪身出剑，突然攻出一招“乱洒星罗”，从容、凝实、飘逸、狠准。这一招本应振出无数银星，可是这次他看破好机，仅点出三剑，即飞退急撤。

贼人左肋和颈上连中三剑，双刃斧的飞旋冲势并未联止，斧将人带得连转三圈，方“叭附”一声摔倒在丈外。

风 云 五 剑

玉琦在一旁垂剑屹立，冷然注视着喊人跌倒断气。

土丘下的菁华，突对茜茜道：“茜妹，瞧倚哥那一招剑术多好！”

茜茜含笑答道：“是啊！像煞了一代名家气概，妙到颠毫，手眼心法步五要凝一，风度之佳，值得喝彩。”

菁华举剑娇喝道：“事不宜迟，我们动手，闯！”

姜志中大喝道：“动手！”

菁华探手入革囊，掌心多了十余支略带弧形，色泽淡绿的细小暗器，扣在手中。这玩意叫鱼腹针，也叫鱼腹刺，细小如绣花针，以内力打出，可走弧形，令人防不胜防，循经脉直冲心室，所经处经脉尽裂，十分霸道。

“茜妹跟我来，闯！”她向前急冲。

杀声乍起，厉吼震耳，在白雪覆盖的洁净山谷内，血肉立将白雪染污。

恨天翁与知命子这两个字内高人，在作生死相拼，在他们争斗三丈圆径之内，谁也无法立足，插不上手。看情形，两人功力相当，三五十招内难分胜负，也许要在三五百招内，方有一人躺下。

孤老儿一支长剑和使软鞭的矮个儿，也到了拚内力的险境，双方功力亦相伯仲，一时轩轾难分。

神剑书生则剑发如万道银虹飞射，绝招如长江大河滚滚而出，威风八面气吞河岳，将紫衣人逼得只能紧守门户，极少还击，逐渐向丘下退去，往一座怪石堆中移。

附近没有人，最近的一对乃是分水兽周嵒，相距仍在五六丈外，正与一个使齐眉棍的白衣人狠斗。

神剑书生一面出招紧逼，一面用传音入密之术说道：“速回报昙宏大师，计划不可更改。”

贼人也用传音入密之术问道：“那些人呢？”

“她们已对我怀疑，已无再留的必要。”

“万一杨小狗不上当，逃出性命，少公子岂不前功尽弃，枉

劳心力了么?”

“我会用另一面目接近他。”

“少公子不是已用第二人了么?”

“还有第三呢。二丫头呢?”

“小姐已看清了杨小狗的面容，可能等会儿现身。”

“叫她小心些，小狗的功力令人莫测高深。”

“少公子放心，小姐不会弱于任何人。”

“那四个丫头，如有伤损，我惟你是问。”

“遵命。”

“滚!”神剑书生突然大喝一声，连攻三剑。

飞虹姑娘正挺剑飞掠而来。

威人大叫一声，飞退丈余，一手掩肩咬牙切齿叫道：“小狗，后会有期。”说完，在飞虹扑到前片刻，窜入怪石丛中，一闪不见。

飞虹知道追之不及，岩石之下定然有藏匿的秘密处所，遵守穷寇莫追的规矩，急退而回，向神剑书生漠然一笑饱含深意地说道：“杨大侠刚才这一剑，如能右撇半寸，贼人便难逃一死了，一撇之劳，杨大侠可以办到的，是么?”

神剑书生讪讪一笑道：“在下聆教了，可惜力不从心。”

飞虹瞥了他一眼，向菁华那儿跃去。

这时，贼人已纷纷撤走，土丘上，恨天翁和知命子正在各展绝学，由快攻改为慢打，每一招皆生死须臾，动魄惊心。静则如岳峙渊停，动则几若迅雷惊电，在雷霆一击之际，声势骇人听闻。

孤老儿那一对，形势同样凶狠险恶，盘旋搏击之中，惊险万状。

蓦地里传出恨天翁的沉喝道：“小哥儿，事不宜迟，快进，别管我们。”

“老狗才，你自身难保，鬼叫什么?”知命子一面骂，一面急攻五剑。

菁华凤目神光一闪，说道：“这人剑术通玄，玄门罡气将臻不朽之境，如无宝刃断难伤他，我要助老前辈一臂之力。”

姜志中赶忙拦住她，急急地说道：“小姐，不可！即使你上，也无济于事，反而碍手碍脚。你的无极太虚神功仅有五成火候，想与九成罡气相搏占不了便宜，你不能冒险。而且他两人皆是宇内成名前辈，你如贸然加入，反而让恨天翁前辈难堪。”

“但我们可不能让他们拖下去。”

“前辈也知不是易事，所以叫我们先走。”

江湖客也接口道：“诸位请便，这儿有在下和葛兄照料。”

姜志中向江湖客和姓葛的中年人行礼，说道：“我们先走一步，邱兄与葛兄多费心了。”

“请便，在下理会得。”

姜志中长鞭一挥，领先向南便闯。

玉琦和神剑书生同时起步，只三两起落，就超越土丘，走在最先，向内急问。

看看到了山下，景物一变，峰峦四起，山谷形成六条走廊，左岔右旋，密林参天，人在谷中觅路而进，三五盘旋便有迷失之虞。

好在中峰高插入云，极易辨识，众人不管其他岔谷，直向中峰驰去。

在下山处山腹，向虎爪山下看去，谷下景物一一入目，但身临谷中，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视野受阻，人在山嘴密林中行走，景物似乎全非，几乎不辨东南西北。

神剑书生一面走，一面指东说西，对去向时发高论，经常要往岔谷内钻。

但玉琦他已心中有数，似乎对这一带地势十分熟悉，不时否决掉神剑书生的意见，不顾一切紧走，最后他有点不耐，断然地说道：“大哥，小弟心中有数，这一带的景物，我在未下山谷之前已一一牢记在心，错不了的，走啊！咱们快两步。”

他俩身形疾转，直向一座山嘴前密林飞掠。

风 云 五 剑

怪的是在这一带并没发现敌踪，这儿确是大好的设伏之地，却无人出面拦截。

他们却不知，经过了多次的堵截，贼人死伤累累，玉琦等人却皮毛无伤，可倚的知命子又被恨天翁缠住，再出动人员拦截，只是枉送性命的蠢事而已。而且他们也争取到富有余裕的时间，一切准备就绪，用不着再用人命争取，所以已将埋伏撤下了。

□□

□□

□□

正走间，密林边缘由影一闪，突然闪出一个高大的怪人，长袍前襟一条蓝色蜈蚣光亮触目，原来是毒无常。

神剑书生大吼一声，飞扑面上。

毒无常不住狞笑，剑到，突然一棒抡出，劲道如山，硬向剑身砸去，他的功力比神剑书生高，下手也急如迅雷，没有神剑书生变招的余地，非硬拼这招不可。

“铮”一声暴响，毒无常被震退一步，神剑书生却左飘八尺，落地还退了两步。

玉琦在这刹那间扑到，他怕毒无常乘势再向神剑书生进击，便向左一晃，一剑截出。

毒无常不接招，向右一闪，叫道：“且慢动手，无常鬼有话说。”

菁华已知玉琦不是毒无常的对手，娇叱一声电射而至。

玉琦恨恨地说道：“你果然是他们一伙。”

毒无常怒叫道：“呸！你小子狗咬吕洞宾。”

“你明明在拦截我们。”

“笑话！老夫正想救你。”

神剑书生恶意地大叫道：“这家伙要奢言救人，哈哈！太阳从西方升起了。”

毒无常用棒向他一指，厉声道：“你小子别慌，你的身份无常鬼已问出九成九，你是否要我立即点破？呸！无常鬼凶淫恶名

臭遍江湖，但行事光明磊落，绝不偷偷摸摸不敢见人，你是啥玩意？你怎够格和老夫说话？滚开些！别惹我老人家生气。”

神剑书生脸色一变，大喝道：“你这武林败类无耻已极，该死！敢在这儿胡说八道，你算是找错了人。纳命！”他便待扬剑奔上。

菁华突然一伸剑，踏前两步拦在中间道：“杨大侠且慢，听这恶鬼说完不迟。”

姑娘的剑突发嗡嗡剑啸，寒芒闪烁，显然她已将内力注于剑身，不怀好意。

神剑书生心中一寒，却冷哼一声退后两步说道：“淫魔你说，本书生等会儿再取你狗命。”

毒无常冷哼一声道：“你，哼！早着哩，还得苦练二十年。目下老夫已擒住一个你的党羽，问出内情……”

神剑书生恨声骂道：“哼！放你的狗屁。”

“呵呵！你认为百毒如来那几手玩意，能逃过老夫的鬼眼？告诉你，老夫已擒了个活口，一一问明了，老夫为人，一向不做血口喷人之事，在未获得真凭实据之前，绝不胡说八道，所以你大可不必着慌，目前还不揭你的疮疤。哼！不久你会露出狐狸尾巴的。”

菁华突然说道：“老前辈，你说百毒如来在这儿？”

毒无常冲她一咧嘴，说道：“妞儿，这才像话。”

“你想怎……”姑娘脸上泛霜，踏前一步。

毒无常退后一步，笑道：“妞儿，稍安毋躁，无常鬼有自知之明，绝难接下你那神奇的功力全力一击，你是小哥儿的朋友，无常鬼对你，甚至那几位姐姐，全无半丝邪念，而且尊敬你们。我年纪老得可以做你的祖父，你叫我一声老前辈绝不有亏。”

“胡说八道。”姑娘也骂，可是怒意全消。

毒无常又向玉琦道：“我已找到了假瞎子，他将那晚白马寺树林中折磨你这事一一说了。哥儿，毒无常一生未服过任何人，假瞎子也是未服过人，但对你可说佩服得五体投地。你能在玄阴